



北线巡回

重 庆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北线巡回

〔英〕贝特兰 著
方琼凤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本书编辑 曾健戎

(本书原为生活书店1939年版)

北 线 巡 回

〔英〕贝特兰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18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17114·36

定价: 0.76元

编辑例言

为了让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并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早年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过少，则按其性质汇编成集。时限定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建国以来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因为这些书的写作与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时代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

有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和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作者情况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校 阅 者 序

民国廿七年四月中，香港《立报》发刊不久的时候，我遇见了伦敦《先驱日报》记者杰姆斯贝特兰先生。在一个聚餐会席上，听了他在席间所作的简短的关于八路军在晋北作战的报告，并看了他带来的一些照片之后^①，觉得我应该和他再谈一次，因为那时候晋北抗战的消息对我们太隔膜了，于是在香港酒店，我们又有了二度单独谈话的机会。他在听了我告诉他，晋北抗战真象所以不能传达给大众的种种原因后，遂决定把他正在写作中的一部著作已完成的关于晋北抗战的部分，交给我译出发表。他说晋北的抗战，是许多宝贵教训，中国应该接受并据为改进一切的张本。因此他愿意他的著作未用英文发表之前，先把这一部晋北抗战的纪录，用中文印行献给中国的大众作参考。

贝特兰先生对我们的热爱，深深的感动了我，于是立即应允下来担任这翻译工作。这个工作的承允，实在是不自量力

^①原书印有作者所摄照片二十四幅，内容计有八路军将领贺龙、萧克、王震和战士、民众活动情况，及日军俘虏和缴获的胜利品等。因印刷模糊，不易翻拍，略去。

的承允，因为我那时在香港《立报》是一个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工，要办全报馆的事务，要编“小茶馆”副刊；在“小茶馆”中每天至少要写两篇文章，同时每天还要写一篇社评。我原希望再每天牺牲一两小时的睡眠来完成这义不容辞的任务，但是试行之后，证明精力不够，于是决心另找一个朋友翻译而由自己来校阅。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几个友人之后，居然得到了方琼风先生来担任翻译。他翻译的非常快，每天至少译就一章，多时甚至是每天三章，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书三十章即已译就。但是他开始工作的那个月，是各种可纪念的日子最多的五月，我为了向香港读者介绍每一个纪念日的意义，几乎是一个人每天要写一版副刊上的文字，深夜回到家里，往往饭吃不到一半（我的晚饭到深夜一二时才吃是常有的事），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所以我只能每天利用由九龙过香港，在渡轮上的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校读他的译稿，以致直到九月半，我决定脱离香港《立报》到新疆去的时候，三十章译稿，才只看完了三分之一。为了一定要自己负责把它作完，就带着它和我一同到西北去，在香港梧轮中，在由衡阳到汉口的火车上，在飞机里都未放下这工作，甚至在迪化^①留居的四十日内，一有空闲，也立刻拿出这译稿来看几段，不过我毕竟太忙了，所以虽然时刻不忘此事，但这三十章译稿的看完，还是在由迪化又飞回香港后才实现的。

^①迪化：今之新疆乌鲁木齐。

现在贝特兰先生的英文本已经出版了，在他为这本译本特别写的一篇序里提到的“先出中文译本”一语，只成了我个人“轻诺寡信”罪状的纪录，而对于方琼凤先生，我当时是那样希望他迅速赶译，而在他匆忙把全书译就之后，那原稿却在我的手里蛰伏了五个月，也是我应十二万分向他抱歉的。

贝特兰先生在临离香港时，曾告诉我这本书出版时他希望在扉页上题一句献词，把这本书送给宋庆龄先生，不过他临行匆匆未及征求她的同意，要我代为征询。当我托一个朋友去问宋先生的时候，她说这本书应该献给游击队的母亲赵老太太，我同意她的主张，所以这本书扉页上印上了赵老太太的照片和签名^①，但这件事并未写信征得贝特兰先生的同意，我应该在这里声明一下。

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多说什么话，作者特为本书作的序言就等于是这本书写作主旨的一个说明，读者读后自可领会一切。不过这书有几个特点是我应该为它指出的，就是这本书在观点上比类似的许多外国记者所写的报告文字都正确，他写作的目的是在加强中国统一战线力量，他“并没有抹煞在前线上为国忠勇奋斗的士兵们的丰功伟业，只来夸赞中国一支军队的意思”，他指出山西省的弱点，和八路军的优点，是希望大家学习那可以战胜敌人的战术与战略。他对郝梦龄的阵亡提了好几次，就是他并不独厚于八路军的旁证，至于在英文的文字上讲，也写的比较优美。还有这本

^①赵老太太，抗日战争初期在东北积极开展游击工作的老太太，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原书中的照片模糊，不便翻印，略去。

书是写于《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作者对于斯诺已经详细写过的材料完全从略，而于斯诺未写过的材料则特别加详，象关于贺龙的记述就是一例。所以这本书可以把它当作《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看，并且为了写作的时间较近，他比《西行漫记》给了我们许多更新的宝贵材料。如果《西行漫记》可以看作八路军在抗战前的史乘，那么这本书就可以看作八路军抗战史的一页，所以若说一九三八年的第一部好书是《西行漫记》，那么我至少可以推荐这本书为一九三九年的好书中之一部。

最后我愿说几句关于贝特兰先生个人的话，他是牛津出身的学生，苏格兰人，英国工党的党员，年轻，能够吃苦耐劳，诚朴的性格，爱真理正义的热忱，叫人一见他的面，就可以感觉到。他在日本住的很久，所以他懂得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民众的意志，而中国的抗战，也正是为解放日本劳苦大众而战。他现在大约在伦敦，曾允许今年再到中国来，我希望这本译本出版时，这个真正的中国友人，又踏上了我们的国土。

有几个友人我必须在这里向他们致谢，那就是P和L，在完成这工作上，我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还有金端苓女士为本书画了一幅说明著者旅程的地图。①

了 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于香港

①原书未印此地图。

作者自序

以下这几章集成一本书的文字，是我在华北前线上，和一部分中国兵士过了一个冬天的非正式记录。为了一些朋友的怂恿，我预备把这些材料在中国出版，并请方琼凤女士担任把它翻译成中文。

一个外国记者在把他的文章用英文发表之前先来出版一本中文译本，这似乎是不常见的。为了这，我想在未说一切话之前，先来讲几句此书是怎样写成的经过。

当我在一九三六年初次来到中国，预备在北平某大学研究一年学问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年会是进到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内部有极严重变化的一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十年斗争的大清算，立刻被外国的观察家认为是从一九二六年北伐以来使中国统一的最大步骤。

不过，所有中国的朋友们，虽然对于那从西安事变的熔炉中提炼出来的新的统一表示欢欣，可是他们中间已有许多人察觉未来的危机已伏在前面。只要中国仍旧是四分五裂，或者是中国人还不断的和中国人自相残杀，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是早已把完全征服中国这件事当做目标的，对于他

们那渐进的经济侵略政策是相当满足的，但不幸中国竟统一起来了，日本军阀一向最觉得担心的恐惧，现在已经被他们自己意识到了。

中国会很快的变成一个不易被人征服的强国了。日本军阀们于是互相讨论着，最好还是立刻动手，这次动手非给中国一个致命伤不可。

因此在日本军阀利用芦沟桥事变作为侵华之导火线以前，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给中国人去团结一个全国抗战的统一战线。而现在他们起来抵抗的是一个作了长时间准备的攻击。

就整个日本人民来说，他们是不愿意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和中国发生战事的。芦沟桥事变掀起时，我正好住在东京，当战事爆发的消息最初传到日本民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都是那样忧虑，那样惊慌。不过，日本现在是一些法西斯军阀团体实际独裁下的国家，这些团体整个统制了日本国内所有的新闻纸、无线电及其他的宣传工具。

在日本，对于侵略中国这件事，是不容许有任何反对的呼声的。代替这个的是我们在那个七月里，目击日本人在含着惊恐的旁观下，顺从了少数想藉这战争与掠夺中国土地而得到福利的统制者之冷酷的要求，使日本全国卷入战争的漩涡去了。

在北平被围以前，我正好赶回华北，进了北平城。在那旧都的城墙里面，我第一次看见了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怯懦因循最不争气的抵抗。这给了所有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的人们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从这个一开战就败退的经验上，中国人

却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教训。

北方的崩溃，把存在中国人抵抗力里面的弱点完全公诸世界了。第一是军事上的弱点和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宋哲元将军在这华北第一次和敌人作战中，对部队的支配之太缺乏眼光，是不可饶恕的。为了军队支配的不适当，使抗战的士卒无端牺牲了不少性命，这代价是付的太大了。

但还有比这军事上的腐败更糟的事，那就是在政治上的弱点；一方对于中央政府缺乏合作精神，而地方当局又没有好好把民众组织、武装起来，去保护他们的家乡。就我个人在北平所得的一点经验来讲，我觉得中国非做到以下两件事，无法使抗战成功，至于说胜利，不做到下列二事，那就更说不上。这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中国能实现真正的政治上的统一，（二）这次抗战必须是全民抗战而非只是政府或军队的抗战。

一直到上海和南京都陷入敌手，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教训才算是真正领会到了。

在北平失守以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得离开那为我所爱恋过的古城——它已非中国所有了——而到别的省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中国人民对于这出其不意的外来侵略，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反应。

但是我往哪里去呢？这时日本侵略者正在企图扩大上海战事。他们很明显的要使中国把他们的精锐军队和技术资源完全集中在这个区域来，另一方面，日本军却在华北拚命的进攻。那时我知道大多数的外国新闻记者都齐集于南京、上

海，对于预测京沪要发生事变的观察者，我们是一点不感到缺乏的。并且我个人仍旧相信日本当前的作战目标还是华北，而中国人能在华北继续不断的抗战，倒是国防上最重要的策略。

在北方，还有一件事足使外国人感到兴趣的，那就是奉蒋介石委员长的命令重新组织起来的第八路军已迅速动员赶赴抗日前线。在这个举国一致抗日的战争里面，中国的红军将要占一个什么地位呢？

自从斯诺的《西行漫记》(Edgar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以来，中外许多人士对于这从全国十二个行省中集拢来的工农军队的组织与历史，开始认识得比以前清楚了。但是这故事要让它能赶上时代。在这新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将怎样行动呢？以他们轻兵器的实力，怎样才能有效的去和日本强有力的飞机大炮对抗呢？

为了要给这些问题寻求一个解答，我向西安进发了。从那里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曾经为“红色的中国”做首都，现在是特别边区省会的延安。我和共产党的领袖谈过话，从毛泽东那里，我知道了共产党正在进行着全国合作的新计划。同时我又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可，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随八路军到前线去。

自此以后三个月中，我所得的印象与经验，都写在后面各页中。在山西弥漫着雪花的山谷里面，我曾分别和八路军各队的人们一齐旅行，有时走路，有时骑马，有时乘的是军用汽车。虽然我没有分担这些抗日作战者所受的颠连困苦——

因为我知道当他们有一点好东西吃的时候，我总是吃那最好的；而我身上所穿的是一件皮大衣，兵士们却有许多连冬天的棉袄都没有——但是在我一方面，我也可以说受尽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忍受的一切，和这“民众的军队”共同过了一阵共同的生活。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难忘的事情。不过，我得预先在此声明，我绝无抹煞其他在前线上为国忠勇奋斗的士兵们的丰功伟业，只来夸赞中国一支军队的意思。这些文章原来是为伦敦《先驱日报》（London Daily Herald）写的一些特约通讯，现在把它们收成一册。其中内容，当我最初写的时候，有些是在比较舒服的总指挥部里，有些是在山西的各小村庄里，在那里的乡下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外国人，尤其是对于我用的打字机这件东西，觉得惊奇新颖。总括来说，这些文章只是我现在正在从事写作一本较长的书里的一部分。这本要写完的书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对于中国北方抗敌的整个战场都要加以叙述。

至于我此刻提前发表这一部分的缘故，是因为我相信对于那些在中国没有其他机会看到这种材料的人，一定会使们感到兴趣。从这里面，大家所得到的是一个同情中国的新闻记者，又是英国工党党员，并一向绝对拥护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统一战线信条者的观点。

甚至在以前那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们，当此国家濒于危亡的时机，对于共产党人已经明白表示为国家牺牲与忠诚的决心，也不再加以怀疑。假若这本书能帮助大家捐除误会，而加强全国统一战线的话，那么此书的问世，就不能说

是没益的事了。

现在该轮到我来向那些使我的陕北旅行能够成为事实的朋友们致谢了——我要特别道谢的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第一百二十师师长贺龙将军。此外那些帮助我收集材料的人名，实不胜枚举，但我必得在此提出——虽不便说出他的真姓名来——那位从北平去的学生朋友，他和我一同到前线，当我那说不完全的中国话不能使我达意时，总是靠他替我翻译。对于他，我是不能凭这么短的一行字来表示我的谢忱的。

我是在那指挥侵略中国的国度里的首都写这篇序文的。写的这天正好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人们——公开的或秘密的——游行示威，反对法西斯主义与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者的一个日子。这天清早，在车站上我看见了一批应征开往中国去的日本后备兵，他们正在向家人朋友告别。在那里没有发狂的热心，没有出自心底的效忠的表示，所看见的只是一种无边的忧愁，一个紧贴在那些悒郁的人们心上的压迫。

日本民众是在想把这战争忘掉，可是日本的军阀却仍在使这战争继续进行。要等到把他们国家的血汗一滴滴绞尽才肯罢手。日本民众对于他们的统治者领导他们往这样一条贪得无厌的血路上走的情形，还能容忍多少时候呢？

这问题的解答，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同时也要看已经卷起的中国民众的狂潮来决定的。给这问题的解答，是从最后的极端困难中挣扎出来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等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被倾覆之后，中国才能自由与独立，也

只有等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被倾覆之后，日本民众本身才能得到解放。

杰姆斯·贝特兰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于东京

目 录

校阅者序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到山西去	(1)
一	别了延安	(1)
二	途经陕北	(5)
三	渡黄河	(10)
四	战事在山西	(15)
五	华军的撤退	(20)
第二章	第八路军	(26)
六	政治动员	(26)
七	到总指挥部去	(31)
八	总指挥	(36)
九	传教士的插曲	(43)
十	邂逅相逢	(49)
第三章	到北方去	(55)
十一	辞别总指挥部	(55)
十二	废墟	(60)